

爲的制約還是很實際、很具體的，如對「忠」的行爲則表彰，對「不忠」的行爲則譴責，如此而已。佛教就不同了，它對人們行爲的制約則提到了心裏的、精神的高度，即人的行爲不僅影響現世的我，還要波及來世。這就把倫理道德的規範範圍擴大了，擴大到了倫理道德不僅規範人的行爲，而且規範人的思想。拿「情慾」來說，儒家只說到：「發乎情，止乎禮」。而佛家則有「禁慾」、「行不淨觀」這樣的誅心之論了。這種觀念能使人們對人生的思考更加深廣，當然也能更加有效地規範人的行爲。

從「三言」的故事裏，我們可以把佛教在社會上的影響分成兩個層面來考察：

一、佛教對人們思想的影響。

二、佛教在當時社會生活中的功用。

二、

中國人受佛教影響最深的觀念大概就是因果報應及輪回轉世的思想了。

「話本」的作者本來就是書場中的說書人。這些說書人講故事的時候都存有一個共同的目的，就是「勸善戒惡」。積於這種目的，說書人就要對故事中發生的事件作出一定的說明。這就像是有的學者所說的：「話本小說的作者並不把自己的任務限制於搜採一些奇聞軼事來娛樂聽衆，他們在描繪各種重要的生活現象時，永遠對它們作着說明和評判。他們是生活的證人，也是生活的教師」^①。因此，說書人說要掌握一定的理論，並以此作爲武器對生活中的現象進行分析、判斷。這種理論既要對生活中發生的事件進行合情合理的解釋，又要對世人起到一定的「勸戒」效果，既要把人的行爲納入倫理道德的規範之中去。從上面的分析

可以看出，佛教的理論恰能承擔這項任務。我們在閱讀「三言」的時候，一定會有這樣一種感覺：那就是整部「三言」裏彌漫着「惡有惡報，善有善報」的思想，尤其在那些描寫現實生活的篇什裏更是如此。這方面的例子在「三言」裏可以說是隨處可見，不勝枚舉。正如《醒世恒言》卷二。《張廷秀逃生救父》裏的一首詩中所說：

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
勸君莫把欺心傳，湛湛青天不可欺^②。

這首詩很通俗地表達了說書人的說教觀——業力說，而且我們看到說書人很熟練地把這種觀點應用到解釋各式各樣的生活現象中去。可以說因果報應的思想已深深地扎根於中國人的內心深處了。

有趣的是，這種思想也限定了話本小說的敘述形式。我們看到，「三言」中的很多故事都是這樣的結構：一、故事真實、完整。二、敘述以時間順序爲先後。三、結局總要交待出一個果報的結果來。

下面就以《喻世明言》卷一《蔣興哥重會珍珠衫》爲例，具體看看這種結構形式。

這個故事的開頭，先交待出主人公「姓蔣名德，小字興哥，乃湖廣襄陽府棗陽縣人氏」^③。然後從蔣興哥的父母，興哥小時的生活講起，按照時間的順序依次把故事講下去。

最後，故事中的人物都得到了相應的報應。正如小說裏蔣興哥對平氏所說的那樣：蔣興哥道：「這件珍珠衫，原是我家舊物。你丈夫奸騙了我的妻子，得此衫爲表記。我在蘇州相會，見了此衫，始知其情，回來把王氏休了。誰知你丈夫客死，我今續弦，但聞是徽州陳客之妻，誰知就是陳商！卻不是一報還一報」^④。

「三言」裏的故事結構大率如此。從文學的角度看，這種敘述形式有些單調、呆板，但作為以「勸戒」為目的的說書人，這種敘述足以能達到他們的目的。他們只是以敘述事件為主，所以就無須在敘述形式上再費腦筋了。

佛教思想何以能對「三言」有如此大的影響呢？從歷史上看，「話本」的產生與佛教的講經有密切的聯繫。唐朝的中葉、寺院中就有一種為一般大眾普及佛教理論的講座，叫做「俗講」。「俗講」以佛教的經義為根據，為了吸引聽眾，就增加了許多故事化的成分。而「說話」就是以「俗講」這種形式脫胎出來的。在「三言」的某些篇目裏，還可以看到這種講經的痕跡。如《警世通言》卷二二《宋小官團圓破氈笠》就是以一本《金剛經》作為整個故事的線索的。

我們在閱讀「三言」的時候，還可以發現這樣一個現象，即凡帶有因果報應，勸善戒惡的故事，大都是取自當時的現實生活加工而成的。如《喻世明言》裏的《蔣興哥重會珍珠衫》、《陳御史巧勘金釵鈿》、《警世通言》中的《呂大郎還金完骨肉》、《宋小官團圓破氈笠》、《醒世恒言》裏的《施潤澤灘闕遇友》、《一文錢小隙造奇冤》，這些篇什中很少神仙靈怪，極生動地描繪出了當時人們的現時生活，而且多反映的是市民的生活及心態，加之語言通俗平易，故事感人，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可以想見，佛教徒在傳講教義的時候，很注意感化的作用，並能巧用「身邊事」做現身說法、方便法門，以期達到「勸戒」的目的。佛教大德們的這些努力，主觀上是為了宣講佛教的道理，同時客觀上也為後代保存了一份優秀的文化遺產，使我們對古代中國人的生活情況有了形象化的了解，這樣說來，「三言」裏濃重的佛教思想，不僅有其理論上的根據，也有其很深的歷史根源。

三、

至於佛教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我們可以從「三言」中總結出以下幾個方面。

一、把信佛作為暫時的蔽難所

如《喻·張舜美燈宵得麗女》中，張舜美與素香相愛，相約私奔，兩人失散後，素香為尼師所救，「天明，隨至大慈庵。屏去俗衣，束發簪冠，獨處一室」⑤。後來舜美與素香重相會，素相還俗，與舜美喜結良緣。

在《警·純秀才一朝交泰》裏，馬德稱未得志時，窮困潦倒，後來未婚妻着人尋找他時，「訪知馬德稱在真定府龍興寺大悲閣寫《法華經》」⑥。

又在《醒·白玉娘忍苦成夫》裏，白玉娘為了丈夫的前程，自願與之分別。丈夫走後，白玉娘「到城南曇花庵出家。玉娘本性聰明，不夠三月，把那些經典諷誦得爛熟。只是心中記掛着丈夫，不知可能勾脫身逃走」⑦。二十年後，其夫功成名就，便接出了玉娘，夫妻重新團圓。

二、作為某些祭奠的儀式。

《警·況太守斷死孩兒》寫的是一個寡婦失節的故事。其中寫道，邵氏的丈夫死後十周年的時候，邵氏思念丈夫，要做些法事追薦，「叫得貴去請叔公丘大勝來商議，延七衆僧人，做三晝夜功德」⑧。

又《警·呂大郎還金完骨肉》中，寫金員外生辰之日，其妻「單氏又湊些私房銀兩，送與庵中打一壇齋醮。一來為老夫婦齊壽，二來為兒子長大，了還願心」⑨。

三、燒香拜佛，寄托自己的心願。

在《喻·簡帖僧巧騙皇甫妻》中，皇甫殿直休了渾家，到了當年正月初一，「自思量道：每年正月初一日，夫妻兩個，雙雙地

上本州大相國寺裏燒香……」⑩從這一段文字中，我們可以知道燒香拜佛是當時人生活的一部分。

當然，還有更明確的心願，如祈求子嗣就是一例。《警·呂大郎還金完骨肉》中，金員外之妻單氏，「因四十歲上，尚無子息。單氏瞞過了丈夫，將自己釵梳二十年金，布施與福善菴老僧，教他誦佛經，祈求子嗣。佛門有應，果然連生二子，且是俊秀」⑪。又在《桂員外途窮懺悔》中，寫一個叫施濟的，四十多歲了還沒有孩子，「妻嚴氏勸令置妾。施濟不從，發心持誦《白衣觀音經》，並刊本布施，許願：「生子之日，捨三百金修葺殿宇。期年之後，嚴氏得孕，果生一男」⑫。

四、寺院作為人們布施積善的場所。

《醒·賣油郎獨佔花魁》寫秦重娶了美娘，又得了美娘的財產，「不上一年，把家業掙得花錦般相似，驅奴使婢，甚有氣象。朱重（即秦重）感謝天地神明保佑之德，發心於各寺廟喜捨合殿香燭一套，供琉璃燈油三個月；齋戒沐浴，親往拈香禮拜」⑬。又在《警·陳可常端陽仙化》故事的開頭，寫郡王五月五日到靈隱寺齋僧，並說：「每年五月重五，入寺齋僧解粽，今日依例布施」⑭。

此外，在其它地方，我們還可以看到對僧人的描寫。如在《喻·楊謙之客舫遇俠僧》裏，我們可以看到僧人祛妖的故事。在《陳可常端陽仙化》裏，郡王見可常「言語清亮，人才出眾，意欲抬舉他。當日就差押番，去臨安府僧錄司討一道度牒，將乙侍者（即可常）剃度為僧，就用他表字可常，為佛門中法號，就作郡王府內門僧」⑮。由這一段文字可窺知當時僧人與上層貴族的聯繫。而《醒·佛印師四調琴娘》寫的是佛印禪師與蘇東坡的故事，由此我們可以知曉僧人與學士間的交往。

在中國古代，儒道釋三教並興，人們對佛教並沒有甚麼特殊

的成見。但是由於「三言」是通俗小說，說書人的聽眾大都是市民這個階層，所以「三言」中的故事很能反映當時市民的心態，他們的思想感情及興趣愛好。如果我們注意一下「三言」中描寫僧尼的故事，就會發現市民最感興趣的就是僧尼們犯色戒的故事。象《醒·赫大卿遺恨鴛鴦綠》、《喻·月明和尚度柳翠》即屬此類。這自然反映了市民的低級趣味，然也不盡然，「三言」裏不是也有陳可常、佛印禪師這樣的大德們的正面形象嗎？至於象《醒·汪大尹火焚寶蓮寺》那樣的惡僧犯淫的故事，並非佛教本身所至，但由此似可想見當時僧院的流弊。

以上從「三言」故事中簡單地分析了佛教對中國人的影響及其在社會中的功用，可以看出，中國古代人的生活與佛教有着很多的聯繫。因此「三言」對研究我國民間佛教信仰、佛教史地風俗之變遷乃至中國佛教之發展，都有着極高的價值。我們建議修佛教史者多注重這方面的研究。同時也希望通過研究佛教與古代人的生活之間的聯繫，對了解中國古代社會生活，也有所幫助。

注釋

①、見許政揚的《喻世明言》前言。本文所引「三言」版本：《喻世明言》人民文學一九五八年四月版橫排本；《警世通言》人民文學一九五六年一月版；《醒世恒言》人民文學一九五六年七月版橫排本。文中引文只標頁數。

- | | | |
|-----------|-------------|-----------|
| ②、《醒》頁四六八 | ③、《喻》頁一 | ④、《喻》頁三五 |
| ⑤、《喻》頁三八八 | ⑥、《警》頁二四二 | ⑦、《醒》頁四〇九 |
| ⑧、《警》頁五三五 | ⑨、《警》頁五二 | ⑩、《喻》頁五五四 |
| ⑪、《警》頁五二 | ⑫、《警》頁三七八 | ⑬、《醒》頁七五 |
| ⑭、《警》頁八一 | ⑮、《喻》頁八一—八二 | |

(完)